

三禮纂注

四十六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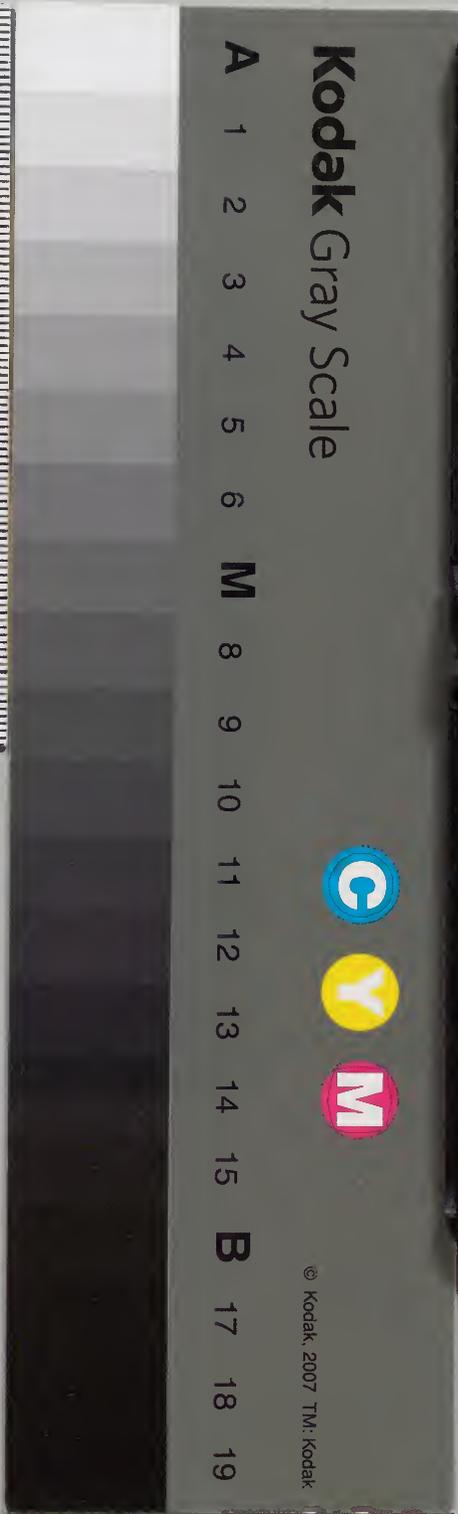


禮記

漢書門			
四	八	二	二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函	八	三	漢
五	四	一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12	
冊數	40 ( 39 )		
函號	274	68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六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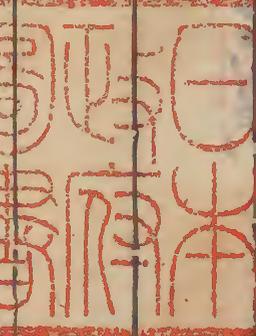
禮記

緇衣

通論

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為上者言行好惡所以為民之所效則不可不慎也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

朱子曰緇衣兼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於勸善無心在懲惡也舊第三十



二吳同  
今從之

子言之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鄭氏曰言君不苛管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好  
信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以機心  
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下之機心相勝  
姦生詐起犯者莫之勝禁欲刑之不煩不可  
得矣劉氏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  
易知好惡恃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其有匿其  
誠信以為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  
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  
罰者奚所弗至哉為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右第一章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  
作怨刑不誡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

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好賢之甚  
巷伯惡惡之甚呂氏曰雖好善而無誠好之  
心誠雖賞而不勸雖惡惡而無誠惡之心則  
雖惡而不懼好美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  
之誠好賢不必爵命之勸而民起怨惡必  
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  
之嚴而民畏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  
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乎乎下  
愚接之不之好賢既為之改其衣又適其節  
又受以餐殷勤篤厚有加無已故曰好之篤

巷伯之惡惡既投之虎狼又投畀有北又投畀有吳深惡痛絕不與並生故曰惡之深雖然此特大夫士以下之好惡耳若天子諸侯之好質則必舉而登之於位惡惡必議而加之於刑也

右第二章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子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孫音

鄭氏曰格來也遯逃也孫順也甫刑尚書名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葉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疆其必從故有遯心遯言其藏也心藏於內而外服之追之以刑政之嚴而已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陳氏曰遯謂逃遯苟免也

五刑章句 卷之九 三

右第三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大學曰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鄭氏曰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彼皆從而非猶表正而景端表枉而景枉也故謂民之表

右第四章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曰一人定國陳氏曰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人為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遂故引詩書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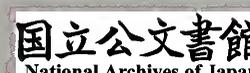
右第五章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長知兩切說音悅

右第六章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正。不訾于儀。音音

吳氏曰。綸以絲合爲小繩。可用以鉤。呂氏曰。如絲如綸如紼。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綸綬也。大於絲矣。紼大索也。大於綸矣。大人者。王公也。游言者。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慈篤實之言。天下猶有矣。欺以罔上者。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言不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高於



言必為可繼之道也詩言善慎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右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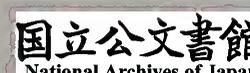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於音鳥

陳氏曰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為龜誕也禁謹防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未流之或偏也呂氏曰進恥於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

猶不免於狂况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未猶為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敝西山真氏曰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道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自己無不善之行雖禁人人必從之已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揀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故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敝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



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 右第八章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望平聲

鄭氏曰貳不壹也章文章也孔氏曰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參差馬氏曰處人之上其衣服容貌亦不可以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德歸於一陳氏曰周忠信也馬氏曰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

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

愚按衣服不二者其德一也其下化之故其

德亦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 右第九章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音

孔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知其情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叙而知呂氏曰若上有深阻難測之意則

雖言而未諭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而不可信况於志乎馬氏曰上以誠而按其下下以誠而事其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其德一也陸氏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也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也

右第十章

子曰有國者章義殫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詩云慎共爾位好是正直殫丁但切

性之本未嘗不善因物有遷而習於惡則惡者其偽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

所謂然後為惡故為善則彰之使民知善之可為為不善則殫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從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是以民情不貳引詩言章善之理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

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

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

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

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邛儀注讀為義援音表

孔氏曰上多疑貳則百姓惑下懷欺詐則在上治之勞苦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不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不煩亂君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鄭氏曰儀當為義言臣義事則行也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瘡病也此君使民感之詩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唯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胡氏曰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下臣民亦不可強君以於難知難行之事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為難從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示民不以信則為上之人可疑可疑則百姓其有不惑者乎事君不以忠則為下之人難知難知則君長其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

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九術所行者無偽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馬氏曰君德不一故曰上人疑則非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不一故曰下難知則非所謂可迷而志也故君長勞主道利宣不利壅利明不利幽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善之所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

右第十二章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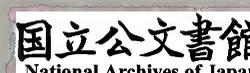
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孔氏曰賞罰不可輕褻康誥云刑罰必敬而明之甫刑戒君臣言所監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証重刑之義馬氏曰政教者爵祿刑罰之本也爵祿刑罰者政教之一端政已行教已成天下曉然知善惡之所在故加之爵祿曉然知善之可勉加之刑罰曉然知惡之可耻世衰道微政教不立雖加以爵賞而不足勸加以刑罰而不足耻蓋不知善惡之所在故也當此之時為上者不可以褻刑而輕祿當以政教先之也

右第十三章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久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鄭氏曰葉公楚縣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



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齊士亦寵士之齊莊，得禮者孔氏曰：大臣離或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遷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豈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大意合，大人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呂氏曰：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不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

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肥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懷矣。使小臣謀大臣，則人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引葉公之顧命以證此。三事陳氏曰：大臣權重，常見於小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怨近臣所親任，常見言於遠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疏，故疾外臣。遠於王易為內臣所圖矣。內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蔽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上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勢

三禮考言 卷之六  
是以圖之故於小大言謀內外言圖怨起乎  
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  
怨適臣  
言疾

右第十四章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  
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  
見聖亦不克由聖

孔氏曰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  
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效於上失其所當

唯親羣小政教所以煩亂也所引詩書證不  
親賢也方氏曰上失其所親信而民化之亦  
然雖教之亦有所不勝祗所以為煩而已馬  
氏曰大人以位言之夫有天下國家者未嘗  
不欲親其所賢而賢未必親未嘗不欲踈其  
所賤而賤未必不信葉公之戒毋以嬖御人  
疾莊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者凡  
以此也言賢則知賤者為不肖之行也言賤  
則知賢者有可貴之德也上失其所親則下  
亦失其所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未必從  
之蓋其令及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陳  
氏曰詩小雅正月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  
以為則法惟恐不得既而小不合則空執留之  
視如仇讐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  
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書君陳篇兼引之皆  
為不親賢之證

右第十五章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  
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  
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夫人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  
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允命曰惟  
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違尹

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終費芳貴切兗音悅孽魚劣切道乎亂切

鄭氏曰皆在其所褻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  
覆沒不能自理出也水近人故或沫之游之  
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費猶惠也言口多  
空言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悔  
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民不通於人道而心  
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陸  
虛而慢之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  
君子不可不慎慎所可褻乃不溺矣越之為  
言廢也言無自顛廢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  
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



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  
 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  
 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允當為說傳說作書  
 以命高宗亦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  
 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  
 也遠猶避也遠逃也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  
 先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乃見夏  
 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於夏此  
 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呂氏曰小人謂民  
 君子謂士大夫也大人謂王公凡人所以覆  
 沒於禍患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  
 也水至柔之物民狎而翫之則雖巨川深淵  
 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易狎而難親者謂  
 水之德也先儒以是德為人乃之德謂有德  
 者亦如水然易狎難親豈德之謂耶方論溺  
 水溺口溺民三者之別無庸以有德則其固

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辭達而已  
 不費而煩於已則費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  
 言之甚至于害德乎民至愚民至戕乃知者  
 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至愚民至戕乃知者  
 貴者之所易也唯愚也故閉於心而不可以  
 理喻唯賤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耻為王公  
 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所  
 以溺人也馬氏曰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  
 於人而溺人之意也陳氏曰小人民也水為  
 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  
 忌險而不知戒則溺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  
 君子之樞機出好興戎皆由於口於已費則  
 於人煩出而召禍不可悔矣大人謂天子諸  
 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蔽於情而  
 不可以理喻故鄙陋而不通書言可畏於民  
 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



三者皆在其所褻故曰君子不可不慎方氏曰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為戒君子以德言則在身故以溺於口為戒大人以信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為戒言易出而難悔亦猶水水就下莫之能禦也民之為俗可敬不可慢亦猶水之攻堅莫之能先也而可近不可下若水之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然上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則上下之通論

### 右第十六章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孔氏曰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清潔國家所以安

也鄙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此逸詩也  
鄭氏曰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  
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  
來百姓受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陳  
氏曰為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正天下  
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曰誰能  
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為  
政矣政多門則多事百姓所以勞也天之於  
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  
咨則為上者可不敬乎陳氏曰此承上文大  
人漸於民之意而言昔者有先正以下五句  
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菑言今  
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  
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羣小終勞苦百姓也資  
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跌一咨字斷不  
取書文為定乃讀資為至今從書以資屬上句

### 右第十七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  
無類也

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  
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  
長樂陳氏曰身正然後無好惡之行是以行  
有類身不正則動皆反常其形於可見之行  
者斯無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  
正於壹不信則德二三其見於事君之義者  
斯不壹

### 右第十八章

子曰居下而不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  
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  
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  
虞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孔氏曰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須有徵驗行  
須有法式言行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善欲  
奪不可也質而守之親之畧而行之皆謂聞  
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引成王戒君陳之言與  
曹風鳴鳩之篇證為政須齊一也呂氏曰有  
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論短之行歸于  
一而不可變生山是死山是故志也不可得  
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

也質正也不敢自信而質正於衆人之所同  
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  
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  
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分畧而行之畧  
者約也此皆義一行類之道也出入自爾師  
虞虞言同此言當謀之於衆取其同然也淑  
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  
也陳氏曰行無類則非所謂行有格也義不  
壹則非所謂言有物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  
名者言行之所由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  
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生則不可  
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君陳曰出入自爾師  
虞虞言同則繹成王戒君陳以政之廢興而  
安危治亂之所係故出入之際當以衆智而  
虞度之庶言雖同又當繹其是非也言此者  
無非以明行之有格也

右第十九章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  
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  
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呂氏曰先儒以正為匹只作正字亦可胡氏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醜正故毒之陳氏曰君子取友以端故能好其正小人之交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君子好之小人毒之道相異也鄉也方也言其所聚善惡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能成其信是以朋友之邇者信而不惑遠者亦信而不疑邇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

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也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

右第二十章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  
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

孔氏曰此明朋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賢而貧賤則輕絕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是惡惡不著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方氏曰可交者以其賢可絕者以其惡

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絕貧  
賤而重絕富貴乃勢利之交而已陳氏曰詩  
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威  
儀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

我示我周行

陳氏曰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  
有相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  
留之於已也引詩言人之愛好我者示我以  
大道而已引之以明不留私惠之義呂氏曰  
此章之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  
好於我也私惠於我知其不足以歸德君子

亦不受也故曰君子不自留焉引詩言受人  
之好以示我至公而不比故也

右第二十二章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

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

服之無射射音亦

呂氏曰登車而有所禮則馮式有式則有車  
無車則何所馮而式之乎衣之必必有敝有  
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  
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  
物服之無射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斃  
也吳氏曰此言君子之學先必有其聲後必

有其成乃為有其實也馬氏曰言有實於此則有以徵驗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言也

右第二十三章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奭音釋周田觀注讀為割申勸

孔氏曰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則言須實行在於前而言隨於後則行須實言行皆不可虛飾也君子言行相副則人於美惡大小大得增減皆驗於行也馬氏曰言易以出故寡言行難以成故敏行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有其實則在下亦以其實應美之小不敢大惡之大不敢小不敢誣其善惡之名也陳氏曰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為可用而非文飾之言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為可稱而非文飾之行矣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寡言而行即訥於言而敏於行也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言之所為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書言昔者上帝降罰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



下抑詩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行不可飾書言文王之實有此德也

右第二十四章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

夫子凶允音悅 貞音貞

呂氏曰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齊戒潔誠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瀆而求之其可得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所引允命之文與書不同又引恒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吳氏曰為卜筮詔為卜筮之人與論語作巫醫意同夫卜筮小技爾著龜無情此以誠感彼自靈應能知其理斯可使為其事無恒之人雜念不誠雖叩不驗故不可使龜筮無情而易知者尚不能知况人有情而難知也則豈可使無恒之人為治人之事乎引詩証夫子之言謂龜亦厭此無恒者而不以占凶告之惡德無恒者也純作煩謂無恒之人行事煩雜以之為祭祀則為不敬蓋事煩雜則心惑亂而不誠故難以喜神也德謂婦人主中饋飲食之事婦人惟國食是議其職有恒猶不



恒其職則出而或有代其承進膳羞者矣故  
必能恒其飲食之事而正主之則為不失婦  
職而古天子凶者夫子非以主飲食為恒者  
也引書易又廣夫子所以不取不恒者之義

右第二十五章

記汎論之辭九二十五節

愚按坊記表記緇衣三篇皆雜引孔子之言  
意旨所及雖多謹論然渾成正大自與象論  
不同其微言與義不及易庸姑毋論也章末  
多引詩書為結体裁大旨韓詩然則為漢儒

傳襲之書無疑也列諸五經恐非其類讀者  
詳之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六

終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七

禮記

儒行

通論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  
儒行記者錄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  
十七條十五條皆明譬人之儒其第十六則  
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則夫子自謂也

呂氏曰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  
儒行孔子歷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

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  
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  
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於大勝人之氣  
少雍容深厚之風以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旦  
竊意末世儒者皆以自尊其業有道者不為  
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言不令其業有道者不為  
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行矣此先儒所  
以存于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吳自以  
為一類與錙衣等皆為通論舊本第四十一  
吳第三十四今從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曰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

知儒服

劉音餘衣於既切

孔氏曰臣朝於君應着朝服而着常服者孔  
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  
也掖謂肘掖掖所寬大禮大夫以上其服侈  
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  
寸袂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  
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  
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夫子着  
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逢  
掖是大袂深衣也呂氏曰逢掖魯衣也章甫  
宋冠也少居魯則衣魯衣長居宋則冠宋之  
冠因其俗而已其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  
鄉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  
等未聞儒者之衣異服也末世上下僭亂至  
于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此衆所以

謂之備報哀公  
所以發問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  
物悉數之乃畱更僕未可終也

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能盡事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晏氏曰物者事物之物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以五物詢衆庶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是也蓋儒者之行非一專之可盡故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  
夜疆學以行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

君子凡德於土故稱珍方其藏器  
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  
夜疆學以行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  
道而末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

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自立  
愚按待聘待舉待取以臣對君索得如此說  
若論儒者之心只是自脩合如此豈有待人  
聘我舉我取我而后為學而后忠信而后力

取行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  
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  
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粥章六切

呂氏曰衣冠中謂其服也鄉不異於衆不流  
於俗動作慎則非禮勿履辭其大者若自尊  
驕人然非自尊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  
不出於情然非矯飾欲由禮也尊道而不屈

於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  
翔而後集非義則不就所以難進色斯舉矣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以易退其容  
貌如此非容貌之可貴德可貴而已

愚按此明儒者辭受進退之節非特指其容  
貌也粥粥若無能者世人以為當取者不取  
世人以為當進者不進大似無能之人孔氏  
解粥粥為柔弱專愚之貌已近之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  
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  
其死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

此者

齊側皆切  
難乃且切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  
選處所以遂闢訟孔氏曰塗路也行道路不  
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已冬溫夏  
涼是陰陽之和處也人所競惟儒讓而  
不爭也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  
難晏氏曰居處齊難者端莊而不敢  
恭敬者謹飾而不敢慢言必先信者無妄言  
行以中正者無惑行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

利便已而移害於人冬夏不爭陰  
利不以天道適已而移乖於  
時而衣天也蓋將以俟  
其身者非豈口而忌物  
曰為呂氏曰事  
也  
義  
不

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  
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賓承祭敬也道塗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懣慾窒  
身立德克可以當天之變而不避任天下  
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  
愚按此一節皆居處語默動履之微世人以  
為可忽而不之省者儒者皆有精義存焉所  
以謂之豫蓋動靜有養而瞬息不違凡以豫  
養此心也蓋大事者細行之積也他日者今  
日之積也他日可以臨大事當大任而不動  
心者皆今日細行之  
於有以豫養之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

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胡氏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祿利皆財也衆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方氏曰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  
以時或合之不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呂氏曰儒者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

如信義之文之貴也難得難畜至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於義而末始遠於人而自異也方氏曰孟子以忠信爲天爵以義爲正路以令問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非謂是乎貨財以多積爲富金玉以難得爲寶故於忠信言寶於多文言富易祿者易爲祿也畜爲畜而制之也

需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知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謬適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

特立有如此者

淹居廉切樂五教切好呼報切

音博斷

呂氏曰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鷙虫攫搏不程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也引重擗不程其力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張子曰鷙虫攫搏不程其勇引重擗不程其力與俛焉日有孜孜不知年數之不足斃而後已同義於問道亦然當事亦然如子路者亦無愧於此矣過言不冉不貳過也流言不極不更深思極慮也不斷其或讀為剛斷之斷不習其謀斷也習者斷也

勇而不尚義人皆以為勇吾則不程計其勇打擗者尚力而不尚德人皆以為有力吾則不程計其力先儒謂儒者遇鷙虫即攫搏之見重擗即引之不程量堪當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陳氏曰過言出於已之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譽故不極言不終為人所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方氏曰鷙猛之虫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况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擗不程其力又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為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機是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過言

則失其正流言則失其原過言不免乎出然  
一之為甚也矧可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乎聞  
必止之以智也詎  
可極而窮乎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  
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

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  
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  
雖強禦不畏故可親可迫可殺而  
欲勝則義不勝也侈其居  
所以立義也

於此一向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  
於儒者以見義而為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  
微辨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  
路開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政過不  
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况  
面數乎方氏曰居處不淫飲食不溇而以爲  
剛毅者何也蓋淫於居處溇於飲食皆人之  
慾也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又曰德雖可親  
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不可迫之以勞  
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四支之安  
而過其行不以口肆  
之養而汗其身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

者

孔氏曰甲冑干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與前自立文同意異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別焉

之安身立命處則上仁義是也易曰艮止也止其所也語曰居其所又曰立不易方思不出其位皆指此安身立命處說人生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外面所遇雖有暴政威武我這裏自守處再不更改所謂國無道不變塞焉是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誦其仕有如此者

音

孔氏曰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墻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環周迴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者簞門柴門蓬戶謂編蓬為戶又以

蓬塞門謂之蓬戶圭竈上說下方狀如圭甕  
牆窻圓如甕口又云以敗甕口為牆易衣謂  
更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  
食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  
食也君應答而用其言已則竭力不敢非疑  
言而君不用則靜默不敢諂媚求進此明儒  
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方氏曰一畝之宮折  
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而已五版為堵環  
堵之室周旋之則其室四面各五板而已上  
答之不敢以疑者以其信之篤也上不答不  
敢以諂者以其懷忠之深也陳氏曰上答不  
敢疑者道合則就即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  
心也上不答不敢諂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  
不諂無患得之心也  
愚按安貧樂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顏  
家法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  
措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  
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  
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  
此者

呂氏曰尚友於古人為法於後世知之事也  
身可危志不可奪義之事也猶將不忘百姓  
之病仁之事也葉氏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  
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又論其世古人  
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諛諂之民  
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竟信其志天



制度者文為  
且所謂制禮  
文為管禮之  
人兵氏曰此  
申之人謂有  
虛道輔氏曰  
于詩成于樂  
人也

禮文為者制  
度之用蓋禮  
也所謂文為  
也制禮之  
法不能自行  
故行之在  
禮謂曰苟非  
其人禮不  
行禮雖在  
心而所謂  
人者必  
厚于德而  
後會不然  
非所謂禮  
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變其窮與子曰古之人  
與古之人也禮于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備夫變達於樂而不達於  
禮是以傳於古也古之人也

子曰夫子既  
若于禮蓋又  
莫既能樂又  
其達禮故問  
達也古謂年  
之人歟者自  
谷辭也去于  
全者曰素曰  
于樂而不達  
專于禮也若  
禮也既是在  
臆說也陳氏  
文之以禮樂  
達于樂是直

禮文為者制  
度之用蓋禮  
也所謂文為  
也制禮之  
法不能自行  
故行之在  
禮謂曰苟非  
其人禮不  
行禮雖在  
心而所謂  
人者必  
厚于德而  
後會不然  
非所謂禮  
人也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三

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也

禮以正之

達于禮非不知制度文為也謂之偏可矣

之窮可變配變教胃子

亦不過示戒之以無虐無敬則以禮樂教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人乎君子明於禮

樂舉而錯之而已

方氏曰明于禮樂之道然終樂而錯之于政

禮足以止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政者正

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答之

○愚按禮樂即是政也

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飲

樂舉而錯之而已

語去聲

音汝

樂舉而錯之而已

方氏曰明于禮樂之道然終樂而錯之于政

禮足以止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政者正

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答之

○愚按禮樂即是政也

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飲

樂舉而錯之而已

語去聲

音汝

樂舉而錯之而已  
方氏曰明于禮樂之道然終樂而錯之于政  
禮足以止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政者正  
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答之  
○愚按禮樂即是政也  
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飲  
樂舉而錯之而已  
語去聲  
音汝

音汝

不為也。特  
陸氏曰：言而伏者，雖微有所陳，當伏其言。靜而正之上，弗知者，孟子三見齊宣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也。麤而翹之者，諫有精。有粗婉而微激之，為精麤而翹之者，諫有精。子曰：是不可激也。蓋微切以激之，謂之激也。又不可急為也。夫如是，豈可以遽哉？不以深故，自上臨之，以為高，不以欲少故，自下知之。以為多，晏氏曰：深察其身而不汗於世。浴清其德，而不汨於嗜慾，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則隱，所謂伏其身而不見也。世治則人務進以求利，吾則未嘗妄動，故曰：不輕世亂，則皆自屈以避害。吾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儒行一篇，兩言自立者，其立不可不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衆也。又言立，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衆，而所行又不可不

乎。俗也。葉氏曰：澡身浴德，不自汙也。陳言而不顯，諫也。靜而正之上，弗知者，諫不顯而事未悟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者，諫已顯而事不過也。雖能其事，不臨深而為高，思高也。雖有其功，不加少而為多，思自大也。若而自貴矣。其行不輕，世亂而士賤矣。其不沮，同於已者，或鄉怨也。公而弗與異於者，或行怪也。惡而弗非，儒之特立獨行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

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祗厲，庶

國。緇銖一臣不仕，其為有如此者。

孔氏曰臣天子也  
長沮桀溺是也鄭氏曰疆菽以與人  
以順之也君分國以祿之視之如鑑  
曰慎靜而尚寬則有度也強毅以與  
守也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  
也砥礪庶隅則有節也蕪是五者非  
非其道也祿之以  
天下弗顧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  
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  
不同而心其交友有如此者

同術據所習道義而言能止謂同是朋友  
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讚毀之已則不信也  
其行所本必本方正所立必存義朋友所為  
與已同則進而從之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  
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  
其有遜心久不相見聞言不信以其久要  
忘相信之篤本方者以方為本也道同則  
而與之交不同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  
相為謀况交友乎子貢問友子曰忠  
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以是而已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  
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  
談者仁之也歌樂之之和也分散者

施也儒皆  
此山  
之狃且不敢言仁也

讓有如此者

鄭氏曰此蕪上十五儒蓋聖人之儒  
氏曰温良之性是仁之本也所以居  
仁者動作必寬裕遜接謂遜以接物  
外貌言談是文章歌樂是其和悅分世  
而振貧窮是仁之恩施也方氏曰温良  
中故以為本敬慎發於外故以為地見則不  
近裕則有餘仁無本不立故首以本自本然  
後可以有行故繼以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  
以作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以能有所能則形  
於外故繼以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以  
文育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以和有所和則  
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以施陳氏曰禮樂資仁

立待仁以行儒行論儒者十五而以仁  
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吳氏曰有  
敬慎遜接而禮節言談皆仁之所以為禮也  
自温良寬裕而歌樂分散皆仁之所以為樂  
也尊讓謂其德可尊而能謙讓陳氏曰八七  
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  
之矣仁包四德乃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  
仁為說焉蕪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為  
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  
愚按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儒者之  
故為是退遜實惟  
日不足之心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克諂於富貴不與  
不累長上

切韻云敏切  
胡國切

晏氏曰  
 拈稿不... 以滿而必溢... 貴是富貴不能淫也... 所以不恩君... 不累長上... 有司不恩... 閔有司者... 曰隕不獲... 不獲於貧... 儒者之行... 以脩身也... 子曰動容... 故三曰借... 大嚴太... 則人不... 不親故... 四曰近... 人近人... 矣

惡其無特... 故繼之以... 特立特立... 則剛毅... 自立此言... 於事能自... 立如是而... 仕可也... 故繼之... 以仕以仕... 則不能無... 憂故繼之... 以憂... 思或失之... 過故繼之... 以寬裕夫... 欲寬裕... 豈可... 以無助為... 之也故繼... 之以舉賢... 接能舉賢... 接能... 不能任之... 猶不舉不... 援故繼之... 以任舉... 任舉則疑... 若有待也... 故繼之以... 特立獨... 是雖不仕... 吾弗愧也... 故繼之以... 規為... 在我亦交... 友之力也... 故繼之以... 交友... 於此備盡... 矣守之謙... 而已故繼... 之以讓

命求人之命儒也安常以儒相詬病孔

哀公問之

行和義

不敢以儒

孔氏曰命名也言今世無八名之為  
有常人但遭人則謂之儒耳今人為  
耻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言如  
義是記者之說終沒吾世不敢以  
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方氏曰無  
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  
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妻故  
人相語以言相病以行也既至舍矣又  
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  
信則不以儒相諾矣行如義則不以儒  
矣晏氏曰衆人之命儒也妄為其非真  
故或慢為而相耻或深疾而相病矣楊  
問魯用儒而何也曰魯不用真儒也  
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

高世之... 其條十有五然昔意重復要其  
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  
合而爾說多過或曰哀公輕孔子有  
言故多自誇大以挫其君此豈所謂孔  
哉

右記論儒之辭

此處有若干行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識。

三禮纂注卷之四十七終

氏記古者建學

工氏十六經言學  
言先王學制與教  
如大學篇教是教  
與樂記文雅  
通論也舊本  
吳第三十五  
吳第

求善良足以動衆就賢體

遠是以動衆。夫是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動衆謂禮樂。聽蓋守常法。用中才其效不足以動衆。遠謂疎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故知貴德而導誘掖之方也。故志足以化人。化民使成美俗。兵氏曰：言教求性之善。人也就賢。外足以。

右第一章 此言學為化民之

至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二始典于學。其

此之謂乎。說

孔氏曰：明教學事。蓋不以廢故。引說命而證之。○愚按：建國君民而必以教學為先者。此是三代以上治道。行後世言治而先教化者。必以為迂。或以為妄。耳。玉比於人之性。琢比於學人之秉。彛固無不善。作學則無以聞道。此玉必琢。人必貴學也。人不學不知道。此是說中最切要語。

右第二章

此章言學之能化民成俗者以其惟學而後能知道故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君子然後知不足。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是之謂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學學上音

如字

陳氏曰：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已所未至也。教然後知困，謂無應人之求則自知困辱也。自友知友求而已。自強則有自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謂我之教人與人資

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

乎。五音切說音悅

孔氏曰：間一歲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考校于年終考視其業也。七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則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不反則是大學聖賢之道。蛾子時時術學。啣土而成大垤。猶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愚按：此年入學間一年即考校。古人教法之密如此。自離經辨志以下各有所考。淺深詳畧之節。古人教法之嚴如此。離經猶言明經也。初學以誦詩讀書為入門。經以載道。故於經而明之。明於經即明於心也。學莫先

於立志志之真偽必自辨而后知必知而后  
改故雖經辨志為初學第一義雖經即致知  
之事如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是也辨志即  
力行之事如象山曰義利之辨是也然學由  
於已而資切則賴於師友故下文考校必兼  
二者而並考之凡學必有業可居業勿敬則  
心懈業不進也業敬矣或習于此而忽于彼  
謹于始而怠於終未必能博習博矣始于義  
理有得而可以論學故考校者必以此為學  
者進退之徵凡學必有群相聚以共學學不  
精則于群不樂苦其切磋也群樂矣師之嚴  
憚又未必能親師親矣尚資于人耳亦未必  
能取友學而至于能取友則已之善足以及  
人也必以是為學者得失之辨至于九年師  
友之功成進脩之業廣斯道大明則無不通  
之類此志大定則無可易之方是人也化民  
成俗有其具矣其在下則師道立其在上則  
君道章大學之道也

### 右第四章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  
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  
也幼者聽而勿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  
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二切夏  
古雅切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  
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宵之言小也肄習  
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  
臣宴樂相勞和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勤  
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也鼓篋擊鼓警衆  
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擾也  
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  
齊之威威儀也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排然後  
啓發也學不躡等學教也教之長雅倫理也  
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上也官居官者也士  
學士也陳氏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  
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萍藻之菜示之以尊  
敬道藝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  
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  
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入學之時大司

官擊鼓以召學上學 卒也發篋以出其  
籍等物警之以鼓警使以遜順之心進其  
也書言惟學遜志憂形圓楚形方以二物  
扑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禘五年  
之大祭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嚴游學者之心  
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使覲而感  
于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  
其心幼者未必能問能問亦未必知要故曰  
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  
可踰躐也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聽而辨問  
凡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倫大倫者謂  
官先事士先志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  
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  
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子  
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為學也子  
藝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也

尚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七事上句皆教者之事，下句皆學者之志。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治，不負其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奉其職。輔氏曰：示敬道也，所以使之立為學之誠。官其始也，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之矣。故孫其業而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受其成而使之有勉強之意。夫然，故可與進於道矣。

### 右第六章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陳氏曰：謂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之類。退息必有居學，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之類。

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以發是也。陸氏曰：正業者，言時教之所教也。若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言退息之所學也。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衣，不能安詩，是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衣，不能安詩。

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能樂學。

方氏曰：操之而急，之而緩者，以縵之謂也。弦之理亦若是，而操之則依物之理，以爲之。馬多識於鳥獸，名則植，謂也。謂之理亦若是，而操之則依物之理，以爲之。不憚焉，以誠亦無非禮也。藝也，謂也。君子之所不廢焉，以藝亦無非也。陳氏曰：

詩也弦也性也此特  
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  
安安則心與理融而安  
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  
琴瑟之絃初學者手與  
時亦必操弄之不廢焉  
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  
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  
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  
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  
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  
雜學者但講之于學而  
禮者之難服其制而于  
必有妨礙而不能安者  
不能自也者藝即三者  
若不興者藝即三者之

學操縵等藝是也安其  
安禮之安于藏之時脩  
學則已之獨學獨得者  
益親其所從之師人之  
暢而樂又且益信其所  
其師之先信其道於樂  
去師友而所以不復變  
心惟一也所以不傷于  
專力不也而于怠緩如  
其所也而于應氏曰深  
考自大也而于學至九  
年大成也而于學至九  
所習者也而于學至九  
羣親師也而于學至九  
雖離師也而于學至九

右第八章

今之教者呻其說者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可  
謂其安使人不知其所以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  
也特其求之也急其成隱其學而疾其師苦  
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  
之不刑其世之由也音中何尺占切訊音信  
深凡口一說之其信快也言今之教人者  
但吟誦其辭以觀之簡牘不能通其緼與乃  
多矣問辭以計其學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  
云言及于數也不與其安不恤學者之失也

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  
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訊言而及于數  
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  
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矣  
惟其如此是以師之所施者常至于悖逆學  
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隱其學不以學自  
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其用功間斷鹵  
莽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朱子曰橫  
渠作簡與人言其子曰來誦書不熟且教他  
熟誦以盡其誠與材他解此附句且作一意  
言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不由于誠則不盡  
其材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  
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蓋使必  
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能信也于門人  
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

村故所谷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者卒不見其成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 右第九章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孔氏曰逆防于未發之前故云豫時可受是故云時朱子曰禁于未發謂預為之防當其

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長樂陳氏曰豫教未發之前時長善于可教之際吳氏曰時猶越也節如竹之節俟其能此事然後又教一事則為順叙而不叢併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籍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方氏曰夫既發而後禁則為無及未發而先禁乃為有備幼子常示毋誑亦可謂之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時矣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之孫若孔子言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乃相觀也有見于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于下則知

不善之可戒荀子所謂見善儻然必以自存  
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  
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  
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之道盡矣故曰所由  
也興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

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備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

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音半切

吳氏曰扞格謂抵拒勝猶堪也不禁之于未  
發待其已發然後禁之則受教者抵拒而不

堪其禁制教施于可以受教之時至于其

已過則其聰明知慮已不及者學之雖勤

而難成也學者須是已能一事然則再學

一事若無節次雜然施之而不順序則所學

多端必皆壞毀勢亂而不脩治也學者須是

羣居共學相觀而善互有所益若獨白為學

則孤單僻陋而所聞者寡師帥以正者也若

身親褻慢之朋則染習不正必至于違逆其

則無益有損必至于廢其學朱子曰燕朋

謂私褻之朋損者三友之類大戴記保傳篇

作左右之習及其師燕辟謂私褻之談無益

于學而有所害也吳氏曰前四者教所由  
與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  
在師者三  
在學者三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  
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  
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  
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吳氏曰道謂引導其前牽猶拽也強謂激勉  
之抑猶促也開謂發其端倪達謂通透至于  
底裡言知前四者爲教之所由以興又知前  
六者爲教之所由以廢則可以爲師而教人  
矣故其教而曉喻之也但引導其前使之自  
進而不以力拽之以速其進則受教者不致  
于乖戾激勉其志使之自能而不以力促之  
以速其能則受教者不至于艱難但開發其

端倪而不盡言以直透于底裡則受教者必  
須致思而自得之于學者之情不乖而和不  
難而易俾思而後得如此則可謂善于教而  
喻人者矣陳氏曰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  
牽率其必進作與其志氣之所尚而不沮抑  
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  
如此則不杆格而和勤苦而易不雜施而  
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矣輔  
氏曰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所謂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切固是  
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則教者亦  
豈可不知此理哉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  
自不能已于此致思故可以致于自得之地矣  
教喻而如此謂之善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

或失則寡或失則多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  
同也知其心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  
救其失者也

述平曰曰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失則寡  
者知之所以不及失則止者賢之所以過失  
則止者不賢之所以不及東萊呂氏曰多才  
存心者寡才不足者後快者止鈍滯者四  
者心之其同病各有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  
失碎如醫者要識病處方始隨証用藥不  
識學者之病去它病上加添無緣得成就長  
樂陳氏曰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  
者抑之以自反止者法之以自強此救其失  
也吳氏曰學者有所善則教之者使之增益

損除去以長其善學者有所失則  
當抹者方氏曰多聞見而適乎  
也寡聞見而無助寡之失也子路好  
取材易之失也內求之盡止之失也  
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救  
之寡蕪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勢退  
之所以救其失之止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  
也約而達微而絀  
也喻可繼志矣

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敬其端而  
其說使  
而感  
之意吳氏曰善者繼其聲而不終曲

使人和乎... 終善于... 釋之以... 之言雖至約... 不顯而能... 人曉之達之為通... 善如王曰善哉... 憚然曰命之矣... 者自思釋而得之... 言也遠滅... 能使人繼其... 意明也微而... 喻比方之辭... 使學者之志...

君子知至學之難為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

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

長然後能為師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

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雖其師此之

謂乎

陳氏... 故其... 善知... 其難... 有... 得... 之... 為... 謂乎

治人... 故不... 朝廷... 下治...

右第十查

凡學之... 民知... 為戶... 天子... 師曰...

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  
面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  
南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孔氏曰維天  
子必尊師并言尸者故見尊師與尸同也詔  
告也天子雖至尊當告詔之時不使師北面  
永嘉戴氏曰此為人君尊師言以人君而尊  
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  
嚴師所以尊道道尊則民知敬學帥天下之  
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故先王養老  
尊賢之禮非特為其人也所以令眾庶見也  
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  
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為難爾能盡嚴師之道  
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  
嘗不尊因其尊而尊之則繫乎人之嚴師也  
陳氏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  
之也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方氏曰嚴即

尊也嚴師即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  
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  
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  
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  
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以神言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  
為師則弗臣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  
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孔氏曰善學者謂聰明易入師逸豫而已之  
所解又倍于它人恒言師特加功于已不善  
學者已聞鉅故師勤苦而功裁半于它人又  
怨師不盡意于我也方氏曰以其有功于我  
故庸之輔氏曰類子曰夫子循循善誘人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  
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  
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  
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  
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  
之道也



非水清則不可彰施是木者五色之本也治  
官禮官教官司事官五官之職各有所治  
惟司法以德行道義教民于五官所治無所  
不學不專王于學何官也然非為學之人則  
不能治五官之治是學者五官之本也折衷  
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等之服各有所親師  
雖尊喪之皆喪文而五服不立于服何服也  
然非得師之教則不能親五服之親是師者  
五服之本也既言四事之有其本又以君子  
曰申明其義小德亦有可取如官之各有其  
職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如一官之但專一  
職而已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觀如器之各  
有所用道之大者無所不可非如一器之但  
適一用而已故曰不器人之有信許諾盟誓  
事畢必湏要約此信之小者爾聖賢心德  
乎相契是謂大信何以要約為哉天之有

凡曰承上文而言水之為物盈科而後進故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子之于學也不成  
章不達故先務本朱子曰先河後海者以其  
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  
說是也永嘉戴氏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  
小後大重大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學  
之論自本以徂末  
其為教則一也

### 右第十四章

### 記論學之辭凡十一節

三禮考言



禮纂註卷之四十八終

文化庫

